



MUCH ADO ABOUT NOTHING

莎士比亚喜剧
无事生非

我宁愿做一朵篱下的野花，也不愿做一朵受他恩惠的蔷薇。

William Shakespeare

〔英国〕威廉·莎士比亚 著 朱生豪 译



译林出版社

双语译林
壹力文库
067

[英国]威廉·莎士比亚 著
朱生豪 译

无事生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事生非: 汉英对照 / (英) 莎士比亚 (Shakespeare, W.) 著;
朱生豪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1

(双语译林·壹力文库)

ISBN 978-7-5447-4589-5

I. ①无… II. ①莎… ②朱…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
②喜剧—剧本—英国—中世纪 IV. ①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51030号

书 名 无事生非

作 者 [英国] 威廉·莎士比亚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赵洁园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6.25

字 数 49千字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589-5

定 价 20.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剧中人物 / 1

地 点 / 1

第一幕 / 3

第一场 里奥那托住宅门前 / 3

第二场 里奥那托家中一室 / 12

第三场 里奥那托家中的另一室 / 13

第二幕 / 16

第一场 里奥那托家中的厅堂 / 16

第二场 里奥那托家中的另一室 / 28

第三场 里奥那托的花园 / 29

第三幕 / 38

第一场 里奥那托的花园 / 38

第二场 里奥那托家中一室 / 41

第三场 街道 / 45

第四场 里奥那托家中一室 / 50

第五场 里奥那托家中的另一室 / 53

第四幕 / 56

第一场 教堂内部 / 56

第二场 监狱 / 66

第五幕 / 69

第一场 里奥那托家门前 / 69

第二场 里奥那托的花园 / 79

第三场 教堂内部 / 82

第四场 里奥那托家中一室 / 83

剧中人物

唐·彼德罗

唐·约翰

克劳狄奥

培尼狄克

里奥那托

安东尼奥

鲍尔萨泽

波拉契奥

康拉德

道格培里

弗吉斯

法兰西斯神父

教堂司事

小童

希罗

贝特丽丝

玛格莱特

欧苏拉

使者、巡丁、侍从等

阿拉贡亲王

唐·彼德罗的庶弟

佛罗伦萨的少年贵族

帕多瓦的少年贵族

墨西哥总督

里奥那托之弟

唐·彼德罗的仆人

唐·约翰的侍从

警吏

警佐

里奥那托的女儿

里奥那托的侄女

希罗的侍女

地 点

墨西哥

第一幕

第一场 里奥那托住宅门前

里奥那托、希罗、贝特丽丝及一使者上。

里奥那托 这封信里说，阿拉贡的唐·彼德罗今晚就要到墨西拿来了。

使者 他现在快要到了；我跟他分手的时候，他离这儿才不过八九里路。

里奥那托 你们在这次战事里折损了多少将士？

使者 没有多少，有点名气的的一个也没有。

里奥那托 得胜者全师而归，那是双重的胜利了。信上还说起唐·彼德罗十分看重一位叫作克劳狄奥的年轻的佛罗伦萨人。

使者 他果然是一位很有才能的人，唐·彼德罗赏识得不错。他年纪虽然很轻，做的事情却十分了不得，看上去像一头羔羊，上起战场来却像一头狮子；他的确能够超出一般人对他的期望，我这张嘴也说不尽他的好处。

里奥那托 他有一个伯父在墨西拿，听见了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使者 我已经送信给他了，看他的样子十分快乐，快乐得甚至忍不住心酸起来。

里奥那托 他流起眼泪来了吗？

使者 流了很多的泪。

里奥那托 这是天性中温情的自然流露；这样的泪洗过的脸，是最真诚不过的。因为快乐而哭泣，比之看见别人哭泣而快乐，总要好得多啦！

贝特丽丝 请问你，那位剑客先生是不是也从战场上回来了？

使者 小姐，这个名字我没有听说过；在军队里没有这样一个人。

里奥那托 侄女，你问的是什么人？

希罗 姐姐说的是帕多瓦的培尼狄克先生。

使者 啊，他也回来了，仍旧是那么爱打趣的。

贝特丽丝 从前他在这里的时候，曾经公开宣布，要跟爱神较量较量；我叔父的弄人听了，还拿着钝头箭替爱神出面，要跟他较量个高低。请问你，他在这次战事中间杀了多少人？吃了多少人？可是你先告诉我他杀了多少人，因为我曾经答应他，无论他杀死多少人，我都可以把他们吃下去。

里奥那托 真的，侄女，你把培尼狄克先生取笑得太过分了；我相信他一定会向你报复的。

使者 小姐，他在这次战事里立下很大的功劳呢。

贝特丽丝 你们那些发霉的军粮，都是他一个人吃下去的；他是个著名的大饭桶，他的胃口好得很哩。

使者 而且他也是个很好的军人，小姐。

贝特丽丝 他在小姐太太们面前是个很好的军人，可是在老爷们面前呢？

使者 在老爷们面前，就是一个正人君子，一个堂堂的男儿，充满了各种美德。

贝特丽丝 究竟他的肚子里充满了些什么，我们还是别说了吧；我们谁也不是圣人。

里奥那托 请你不要误会舍侄女的意思。培尼狄克先生跟她是说笑惯了的；他们一见面，总是舌剑唇枪，各不相让。

贝特丽丝 可惜他总是占不到便宜！在我们上次交锋的时候，他的五分才气倒有四分给我杀得狼狈逃走，现在他全身只剩一分了；要是他还有些才气留着，那么就让他保存起来，叫他跟他的马儿有个分别吧，因为这是使他可以被称为有理性动物的唯一的财产了。现在谁是他的同伴？听说他每个月都要换一个把兄弟。

使者 有这等事吗？

贝特丽丝 很可能；他的心就像他帽子的式样一般，时时刻刻会起变化。

使者 小姐，看来这位先生的名字不曾注在您的册子上。

贝特丽丝 没有，否则我要把我的书斋都一起烧了呢。可是请问你，谁是他的同伴？总有那种轻狂的小伙子愿意跟他一起鬼混吧？

使者 他跟那位尊贵的克劳狄奥来往得顶亲密。

贝特丽丝 天哪，他要像一场瘟疫一样缠住人家呢；他比瘟疫还容易传染，谁要是跟他接触，立刻就会变成疯子。上帝保佑尊贵的克劳狄奥！要是他给那个培尼狄克缠住了，一定要花上一千镑钱才可以把他赶走哩。

使者 小姐，我愿意跟您交个朋友。

贝特丽丝 很好，好朋友。

里奥那托 侄女，你是永远不会发疯的。

贝特丽丝 不到大热的冬天，我是不会发疯的。

使者 唐·彼德罗来啦。

唐·彼德罗、唐·约翰、克劳狄奥、培尼狄克、鲍尔萨泽等
同上。

彼德罗 里奥那托大人，您是迎接麻烦来了；一般人都只想避免耗费，您却偏偏自己愿意多事。

里奥那托 多蒙殿下枉驾，已是莫大的荣幸，怎么说是麻烦呢？

麻烦去了，可以使人如释重负；可是当您离开我的时候，我只觉得怅怅然若有所失。

彼德罗 您真是太喜欢自讨麻烦啦。这位便是令爱吧？

里奥那托 她的母亲好几次对我说她是我的女儿。

培尼狄克 大人，您问她的时候，是不是心里有点疑惑？

里奥那托 不，培尼狄克先生，因为那时候您还是个孩子哩。

彼德罗 培尼狄克，你也被人家挖苦了；我们可以猜想到你现在长大了，是个怎么样的人。真的，这位小姐很像她的父亲。

小姐，您真幸福，因为您像这样一位高贵的父亲。

培尼狄克 要是里奥那托大人果然是她的父亲，就是把墨西哥全城的财富都给她，她也不愿意生得像他那样一副容貌的。

贝特丽丝 培尼狄克先生，您怎么还在那儿讲话呀？没有人听着您哩。

培尼狄克 哎哟，我的傲慢的小姐！您还活着吗？

贝特丽丝 世上有培尼狄克先生那样的人，傲慢是不会死去的；顶有礼貌的人，只要一看见您，也就会傲慢起来。

培尼狄克 那么礼貌也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了。可是除了您以外，无论哪个女人都爱我，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我希望我的心肠不是那么硬，因为说句老实话，我实在一个也不爱。

贝特丽丝 那真是女人们好大的运气，否则她们准要给一个讨厌的求婚者麻烦死了。我感谢上帝和我自己冷酷的心，我在这一点上倒与您心情相合；与其叫我听一个男人发誓说他爱我，我宁愿听我的狗向着一只乌鸦叫。

培尼狄克 上帝保佑您，小姐，永远怀着这样的心情吧！这样某一位先生就可以逃过他命中注定的被抓破脸皮的厄运了。

贝特丽丝 要是像您这样一副尊容，即使抓破了也不会变得比

原来更难看的。

培尼狄克 好，您真是一位好鸚鵡教師。

貝特麗絲 像我一樣會說話的鳥兒，比起像尊駕一樣的畜生來，
總要好得多啦。

培尼狄克 我希望我的馬兒能夠跑得像您說起話來一樣快，也像
您的舌頭一樣不知道疲倦。請您儘管說下去吧，我可恕不奉
陪啦。

貝特麗絲 您在說不過人家的時候，總是像一匹不聽話的馬兒一
樣，往岔路里溜了過去；我知道您的老毛病。

彼德羅 那麼就是這樣吧，里奧那托。克勞狄奧，培尼狄克，我
的好朋友里奧那托請你們一起住下來。我對他說我們至少要在
這兒耽擱一個月；他却誠心希望會有什麼事情留著我們多
住一些時候。我敢發誓他不是個假情假意的人；他的話都
是從心裡發出來的。

里奧那托 殿下，您要是發了誓，您一定不會背誓。（向唐·約翰）
歡迎，大人；您現在已經跟令兄言歸於好，我應該向您竭誠
致敬。

約翰 謝謝；我是一個不會說話的人，可是我謝謝你。

里奧那托 殿下請了。

彼德羅 讓我挽著您的手，里奧那托，咱們一塊兒走吧。（除培尼
狄克、克勞狄奧外皆下）

克勞狄奧 培尼狄克，你有沒有注意到里奧那托的女兒？

培尼狄克 看是看見了，可是我没有注意她。

克勞狄奧 她不是一位貞靜的少女嗎？

培尼狄克 您是規規矩矩地要我把老實話告訴您呢，還是要我照
平常的習慣，擺出一副統治女性的暴君臉孔來發表我的意見？

克勞狄奧 不，我要你根據冷靜的判斷回答我。

培尼狄克 好，那么我说，她是太矮了点儿，不能给她太高的恭维；太黑了点儿，不能给她太美的恭维；又太小了点儿，不能给她太大的恭维。我所能给她的唯一的称赞，就是她倘不是像现在这样子，一定很不漂亮；可是她既然不能再好看一点儿，所以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她。

克劳狄奥 你以为我是说着玩的？请你老实地告诉我，你觉得她怎样。

培尼狄克 您这样问起她，是不是要把她买下来？

克劳狄奥 全世界所有的财富，可以买得到这样一块美玉吗？

培尼狄克 可以，而且还可以附送一只匣子把它藏起来。可是您说这样的话，是一本正经的呢，还是随口胡说，就像说盲目的丘比特是个猎兔的好手、打铁的武尔坎^①是个出色的木匠一样？告诉我，您唱的歌儿究竟是什么调子？

克劳狄奥 在我的眼睛里，她是我平生所见的最可爱的姑娘。

培尼狄克 我现在还可以不戴眼镜瞧东西，可是我却瞧不出来她有什么可爱。她那个族姐就是脾气太坏了点儿，要是讲起美貌来，就好比一个是五月的春朝，一个是十二月的岁暮，比她好看得多啦。可是我希望您不是想要做起丈夫来了吧？

克劳狄奥 虽然我曾经立誓终身不娶，可是如果希罗肯做我的妻子，那么我也没法相信自己了。

培尼狄克 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吗？难道世界上的男子各个都愿意戴上绿头巾吗？难道我永远看不见一个六十岁的童男子吗？好，要是你愿意把你的头颈伸进轭里去，那么你就把它套起来，到星期日休息的日子自己怨命吧。瞧，唐·彼德罗回来找您了。

唐·彼德罗重上。

① 武尔坎 (Vulcan)，希腊罗马神话中司火与锻冶之神。

彼德罗 你们不跟我到里奥那托家里去，在这儿讲些什么秘密话儿？

培尼狄克 我希望殿下命令我说出来。

彼德罗 好，我命令你说出来。

培尼狄克 听着，克劳狄奥伯爵。我能够像哑子一样保守秘密，我也希望您相信我不是一个搬嘴弄舌的人；可是殿下这样命令我，有什么办法呢？他是在恋爱了。跟谁呢？这就应该殿下自己去问他了。听好他的回答是多么短：他爱的是希罗，里奥那托的短短的女儿。

克劳狄奥 要是真有这么一回事，那么他已经替我说出来了。

培尼狄克 正像老话说的，殿下，“既不是这么一回事，也不是那么一回事，可是真的，上帝保佑不会有这么一回事。”

克劳狄奥 我的感情倘不是一下子就会起变化，我倒并不希望上帝改变这事实。

彼德罗 阿门，要是你真的爱她；这位小姐是很值得你眷恋的。

克劳狄奥 殿下，您这样说是有意诱我吐露真情吗？

彼德罗 真的，我不过说我心里想到的话。

克劳狄奥 殿下，我说的也是我自己心里的话。

培尼狄克 凭着我的三心二意起誓，殿下，我说的也是我自己心里的话。

克劳狄奥 我觉得我真的爱她。

彼德罗 我知道她是位很好的姑娘。

培尼狄克 我可既不明白你为什么爱她，也不知道她有什么好处；你们就是用火刑烧死我，也不能使我改变这个意见。

彼德罗 你永远是一个排斥美貌的顽固的异教徒。

克劳狄奥 他这种不近人情的态度，都是违背了良心故意做出来的。

培尼狄克 一个女人生下了我，我应该感谢她；她把我抚养长大，我也要向她表示至诚的感谢；可是要我为了女人的缘故而戴起一顶不雅的头巾来，或者无形之中在胸口挂起一个号筒来，那么我只好敬谢不敏了。因为我不愿意对任何一个女人猜疑而使她受到委屈，所以宁愿对无论哪个女人都不信任，免得委屈了自己。总而言之，为了让我自己穿得漂亮一点儿，我愿意一生一世做个光棍。

彼德罗 我在未死之前，总有一天会看见你为了爱情而憔悴的。

培尼狄克 殿下，我可以因为发怒，因为害病，因为挨饿而脸色惨白，可是绝不会因为爱情而憔悴；您要是能够证明有一天我因为爱情而消耗的血液在喝了酒后不能恢复过来，就请您用编造歌谣的人的那支笔挖去我的眼睛，把我当作一个瞎眼的丘比特，挂在妓院门口做招牌。

彼德罗 好，要是有一天你的决心动摇起来，可别怪人家笑话你。

培尼狄克 要是有那么一天，我就让你们把我像一只猫似的放在口袋里吊起来，叫大家用箭射我；谁把我射中了，你们可以拍拍他的肩膀，夸奖他是个好汉子。

彼德罗 好，咱们等着瞧吧；有一天野牛也会俯首就轭的。

培尼狄克 野牛也许会俯首就轭，可是有理性的培尼狄克要是也会钻进圈套，那么请您把牛角拔下来，插在我的额角上吧；我可以让你们把我涂上油彩，像人家写“好马出租”一样，替我用大字写好一块招牌，招牌上这么说：“请看结了婚的培尼狄克。”

克劳狄奥 要是真的把你这样，你一定要气得把你的一股牛劲儿都使出来了。

彼德罗 嘿，要是丘比特没有把他的箭在威尼斯一起放完，他会叫你知道他的厉害的。

培尼狄克 那时候一定要天翻地覆啦。

彼德罗 好，咱们等着瞧吧。现在，好培尼狄克，请你到里奥那托那儿去，替我向他致意，对他说晚餐的时候我一定准时出席，因为他已经费了不少手脚在那儿预备呢。

培尼狄克 我现在忙得很，实在无法分身，所以我想敬请——

克劳狄奥 大安，自家中发——

彼德罗 七月六日，培尼狄克谨上。

培尼狄克 喂，别开玩笑啦。你们讲起话来，老是这么支离破碎，不成片段，要是你们还要把这种滥调搬弄下去，请你们问问自己的良心吧，我可要失陪了。（下）

克劳狄奥 殿下，您现在可以帮我一个忙。

彼德罗 咱们是好朋友，你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无论它是多么为难的事，我都愿意竭力帮助你。

克劳狄奥 殿下，里奥那托有没有儿子？

彼德罗 没有，希罗是他唯一的后嗣。你喜欢她吗，克劳狄奥？

克劳狄奥 啊，殿下，当我们向战场出发的时候，我用一个军人的眼睛望着她，虽然心中羡慕，可是因为有更艰巨的工作在我面前，来不及顾到儿女私情；现在我回来了，战争的思想已经离开我的头脑，代替它的是一缕缕的柔情，它们指点我年轻的希罗是多么美丽，对我说，我在出征以前就已经爱上她了。

彼德罗 看样子你就要像个恋人似的，动不动就长篇大论的，叫人听着腻烦。要是你确实爱希罗，你就爱下去吧，我可以替你向她和她的父亲说去，一定叫你如愿以偿。你向我转弯抹角地说了这一大堆，不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吗？

克劳狄奥 您这样鉴貌辨色，真是医治相思的妙手！可是人家也许以为我一见钟情，未免太过孟浪，所以我想还是慢慢儿再

说吧。

彼德罗 造桥只要量着河身的阔度就行了，何必过分铺张呢？做事情也只要按照事实上的需要；凡是能够帮助你达到目的的，就是你所应该采取的手段。你现在既然害着相思，我可以给你治相思的药饵。我知道今晚我们将要有一个假面舞会；我可以化装一下冒充你，对希罗说我是克劳狄奥，当着她的面倾吐我的心曲，用动人的情话迷惑她的耳朵；然后我再替你向她的父亲传达你的意思，结果她一定会归你所有。让我们立刻着手进行吧。（同下）

第二场 里奥那托家中一室

里奥那托及安东尼奥自相对方向上。

里奥那托 啊，贤弟！我的侄儿，你的儿子呢？他有没有把乐队准备好？

安东尼奥 他正在那儿忙着呢。可是，大哥，我可以告诉你一些新鲜的消息，你做梦也想不到的。

里奥那托 是好消息吗？

安东尼奥 那要看事情的发展而定；可是从表面上看起来，那是个很好的消息。亲王跟克劳狄奥伯爵刚才在我的花园里一条树荫浓密的小路上散步，他们讲的话给我的一个用人听见了许多：亲王告诉克劳狄奥，说他爱上了我的侄女，你的女儿，想要在今晚跳舞的时候向她倾吐衷情；要是她表示首肯，他就要抓住眼前的时机，立刻向你提起这件事情。

里奥那托 告诉你这个消息的家伙，是不是个有头脑的人？